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彭　賓燕又　參閱

趙文肅文集

疏

趙貞吉

議邊事疏　籌邊

公此疏有將變亡已

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太學士、在內閣辦事、臣於次日廷謝畢、復

面恩講筵蒙天語叮嚀命臣吉盡心輔佐贊理政事臣于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數語又見擔當與保位圖全者不同然局刻不安矣）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明典伏蒙俞旨知道了臣吉感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浹骨髓矣至九月內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握兵觀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乘鎮遠避于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副將麻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此蓋邊將常）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

將文職粉人黃扇不勝倩切微大行整飭故有時人不和

入居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于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巡按直隸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圻劾奏掩敗為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朝廷之上公論賴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為漫然兩可避匿之条在部則為肆然庇護再查之覆

蒙　皇上發下內閣、令臣等看詳擬票、臣即與大學士李說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邊事為平章第一要務下今反）

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漫然視之）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視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隷。又安可不勉乎。今正大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個字斷之足矣。（八字理明詞嚴）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

淸議也守　祖法定國是張公論畏淸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個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

二事處置得宜則諸事皆可爲公作霖本意在此也

政不可修又何懼于任怨哉于時閣臣不以臣言爲然臣亦隱忍不敢瀆聞者以爲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論正其罪未晚也今該巡按燕儒宦覆查失事罪狀益加詳著況未經再查之先大同失事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今兵部題覆仍徇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咨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而力

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慚而思退矣竊念臣其今年已六十二歲來日匪多效忠無術

席可人不可出文淵乃復要人如此哉

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袞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之節于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冒觸萬死罪哀鳴于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修舊業益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聖明委托之重又思洪恩未報猶願輸涓涘仰荅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于自獻之言耳

論營制疏 營制

題為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事照得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强臣握兵之害其為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為三大營其實皆為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為營既歸即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

此變府兵而為營軍其源流如此

軍名營實未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常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强臣握重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 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

營兵

分練則易精銳

于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内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成祖舊
(受如于會夢故特賜恣其所則恩願未隆大)
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
(抵戎政文臣足以御之當無意外之虞也)
變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於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寰代之寰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勳名以避嫌忌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于城内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
祖宗之法遂致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

如寰則有不拔之弊　國家與强虜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此于少保舊法）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爲强者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恐亦未可求之于侯中也）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分五營者意欲存五府之遺也）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歷之每

歳春秋遣官較閱凡將官之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閫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無不宜矣轉弱爲强之道實不外此今若徒狃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　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

歸于一人而觀望推委者多兵不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于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于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强以壯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伏望皇上俯賜採納

議

練馭議　馬政

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陳之用（取勝以馬為足關其軍制每五家僉一騎兵無出他賦役騎兵壯而充老而代當其為兵遊閑無為五家共資給之惟以操習勒習為事而已故其馬精其中）平日必時加按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畜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馭用難必其不驚駭奔逸不定騎

岡不能當也

操戰陳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爲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坰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夫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嚮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得乎晉惠公與秦戰乘鄭小駟慶鄭曰乘異產從戎事及懼而變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騎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勞也而況馬乎今馭法不講而

營馬禁騎坐者以貧

禁騎坐轡瘡有禁鐙花有禁雖有霜蹄不習控御而

軍冗徵利顧人或致損壞也然今營馬未有不顧人甘

況其不能禁也後爲下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迴者本寺議俵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陳者不禁。即古御法不傳。今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按勒鞭策之事。則練習閑熟。必有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所嚮能克者。庶幾兵强馬徤。實爲安攘良猷。烏容不講也。

調伦議 馬政

當今養馬無法以致馬于民間不惻官監

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雄。又言春花紅

孳息調習也

馬通淫。秋草青。馬食肥。夭游牝通淫者。以春爲交接孳育之時。駕旌食肥者。以秋爲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夭札顛蹶者。卽霸者亦識此。舊傳秦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曰。今時値仲夏炎暑熏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能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氣諸疾悉愈羣驥孳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能。後世兵家倣之。凡以夏月役馬爲不時。乃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

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遵王政對時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馬乃專爲兌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　陵寢。征討入衛應援勤王軍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衛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疏請止未得行。又疏暑途千里跋踄。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適久暵。幸得霖雨。疫不

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瘃。果行滿壑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爲棄之。視兌冏丞君回語之。特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慎勿調馬者甲午六望日又識、

序

贈唐郎中幼眞出守廣平序　廣平

予題漢記、公孫昆邪借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有若此近古憐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苦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

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備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戶侯豈難得哉。明巳之不以萬戶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徧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愼擇守

收保乘障士須責之邊郡守不煩。

夫乘障收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計功過

大將此論爲允

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於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晚年。而郅都亦以扞圉名。則先既以其民困矣。明制橫邊守綦置。虜連近歲大入殺略守民人。頗法守不與

考責傔胥糈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

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態者。宜

做漢古法。重擇近邊。及命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

之士。稍闊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寬內

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

當今內地症副亦衛守令城保不專賴武

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

升也以用民壯勝于用卒伍耶然守令無餘財足

也。卒出頭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當

用所以鼓舞訓練爲難

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

平陽守虩虩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効。虜亦易與

烏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
祗昭曠者不及于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
寧婦子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
入境耶守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
後深文平繩之使後守徽維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
計者之過也烏在所稱闊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
夫出守廣平矣過予論事廣平畿內陶國不若上谷
平陽要害然虜往年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
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實督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

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　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纓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倘亦有鷹搏猿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夫計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送湖廣上江防張兵憲明巖序　湖廣江防

天下設兵備數十道使者必以才望選重要害也初青田劉太史相　皇祖取定天下宇內制一矣至其

嘗見國書分省用今名分道用古名

因初分道四十餘其後以事漸添設

遺言猶勸上聯絡要害使形勝之地皆與京師相呼應後省漸設巡撫治兵而按察官領勅飭備兵事佐巡撫者始恭置有自哉湖廣兵備數處而江防最稱

十今之沿一帶一橫備特長江

要害夫荊岳漢沔之間固英雄所爭也洞庭雲夢宛

隋南北可

宄之藪部使者乘艦旁午駭江出入若遇敵苛𧙗民伺其才高下以爲跳伏內蔽襄鄧外壓衡沅橫遏夔峽踞形勝負險爲 天子守要害北向呼應者飭兵使也嗚呼任亦重矣今年夏吾鄉張子以戶郎行子告之若此張子曰然則古立國江南者必保據江上

游以爲固宋事不論如陸庾陶桓之事皆握重兵於此勢不得不爾倘青田之論意若此乎予曰否我國家勢與往代異　皇祖雖都金陵然當是時天下形勝要害曠邈宜備者當在大河之北考國初未設兵備然大將出振兵北地率歲一遣皆　天子所與賜誓帶礪同休戚臣也無何北定都則大河北皆在京師胸背掖閒其爲相聯絡呼應自易故論今天下形勝要害曠邈可備宜使相呼應者又當在大江南北未爲過論亦師青田之意乎哉夫師青田之意者

說形勝獨出己見

是借秦爲喻之法也。至正壬辰之禍自南起亦足懼矣今惟知重河北耳。何不借元事爲喻。夫元事烏足道。何不稽我家法以論之聞宣德後。加近臣斧鉞。視兩廣兵事勢最貴重。非爲其地益遠。則與之權宜益重。使相呼應聯絡之術。不當爾耶。近日本兵臣視北邊。請重撫臣權。則　天子赫然怒。重遣斥去。明其非家法。此亦足以明控制南北之術矣。人臣知此勢。則能爲　國家建久長之計。張子曰然。予今爲當如何。予曰。江南北置勿論。荊岳漢沔之間滂甚矣。盜稍撲

散然聚亦易。方隅多事。則才俊先憂。君勉之哉。

記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　鄖陽撫治

今南大理卿章丘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歎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于先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

原公薦陞大理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子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定綏寧鄖陽事著勳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于曹相泣碑之政廣于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于前有彌縫于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尭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　天子仰茲上之民免戕賊之痛者七十餘年夫

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于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項之張公去為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諸石以諗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東襄鄖地闊多山險自宋以來亦而不治流民竄處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其中數為盜自原公始于增縣為設撫治而興棄之為荒國初蠻之為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公在右經撫之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析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為矛戟猿鹿多而化為獷兒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

繼率六師往克之。又復糴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爲于始，繼原撫治以成能于終。卒稱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綏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爲都會。開撫治以聯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

今那裒之墟又爲旋

匪矣群寇撫紀終必滲藏但既平之後人多流叢

貔兕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伐之櫃，淵無不汲之泉

山陰與深必當盟賊邑開菁林以經釈之不然又

矣。夫定近難而壯遠猷，炳炳焉二公之功固百世不

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今言之原公固才矣處
矣然建事之初倡治實難孤立易奪非吳何以裨之
功立之後梁祠易撤榱棟易移非吳公孰能定之則
吳公之幷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皆彌綸之
器憐才稽往深致意如此宜矣予與黎君又吳公鄉
人而每好問其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快而
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恒退而循
默謹厚之人恒進忽有方偶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
之才難之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

皆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敞西川之亂必再起張詠之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警多矣　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閫外之才于是士大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　天子任使于是時而表才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紘而調辭者智之門也斷紘而理棼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求其意于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從出也諸君子所以弁休

前人者不在茲哉因并書之以相諗焉

跋

四川練兵條約後語　練兵條約

予昔充史局竊聞朝廷之末議矣皆諰諰然憂兵之不足於戰也財之不足于費也人才不足于用也夫國之待是三者如人之旦夕食飲知不足則宜爲速備而御事之臣泄泄自居苟爲身計無及遠之慮取（○在○上○者○不○憂○在○下○者○多○憂○此○最○可○憂之事也）爲已憂者又皆末位疏逖之士雖勤無補也當是時今蜀撫二華譚公爲職方郎于留都而予亦以量移

同官比舍以居所謂未位疏逖之士懷天下之憂者咸于茲聚公于中深任艱事名甚著聞矣予居嘗謂人曰行吾言則兵不勝壯也財不勝裕也人才不勝多也衆駭其言之易也而公獨是之謂人曰趙子之論篤矣顧諸君未及察耳夫兵能選之練之則益壯矣財能聚之節之則益裕矣人才能知之容之愛惜長養之則益多矣公于時最少而識固過人也乃予服公之知言私自計曰此月域中經略將在斯人也歟公徐出守天台平定閩越才術忠任矯矯莫匹而

此非從事者

讀公大有經濟人文識之言一下一字

予以家食違公且一紀矣頃朝命以蜀盜繼發亟起公撫視公至懲昔之息以練兵城守爲第一義欲爲全蜀開太平之業而不辭其勞有不知公之忠壯任勇者非夫也夫公受　聖主股肱之寄荷方鎮之任三事者皆得次第漸理而可獨操其權者惟兵爲先令四川練兵條約足以見公韜鈐之略行之天下則率土皆勁兵矣

兵貴練而不貴多此言于今尤爲切事

雖古之智勇亦不能外是以有爲也噫公初欲爲而不得爲今則得爲之而勇于爲矣耿耿之心十年如一日也非予知公其誰也哉嗟乎詎

訑泄泄。賢智跛曳。將三十年矣。士抱才術遲一世安所不老也公以盛年乘立賢之運。起赴功名。豈非天覦。語云。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公毋易其時哉。愛日競時。立峻業以報

聖主。公優爲之矣。勳名之大。不易度也予雖老猶能筆公之能事此特述其一節聊爲發端云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徐　開幼承　參閱

茅鹿門文集

書

茅　坤

條上李汲泉中丞海寇事宜　海寇

一曰諜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以來。海寇爲患絕少。國初時亦止方谷珍張士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

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黄楊赦去。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者出而剷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理。近年黄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

近者流寇亦不知何賊皆號何事兆則所云老

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某島爲首亂以某

回回等名目亦未嘗知回回何姓名也其作賊之縣

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峯徐碧溪等。然

或云遣兵或云執民亦不僅也

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孫游島也。令久而不反。盍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者率相與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所傳抑求關

謀慮及此以懇討之、 國家之力。已大半為北虜所疲矣。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闊。歲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堠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温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揚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決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為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大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並閩及吾温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

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貿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刼畏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毋妻子丘墓室廬之患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寇某爲首亂某爲佐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鉤考之而

太祖立黃冊欲知民數也今逃去爲賊者動云幾萬試問縣官本縣某人作賊去從者縣官必茫無以應

爲之鉤考者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

然則今年黃冊豈非虛設乎無甲鉤考卽此遺佚

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

曲縱其罪而出之。且為之下令。大畧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並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死。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為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死。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

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及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并輜重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並亦得免。兼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此即間也）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

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擒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並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為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為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

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曰申軍令僕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之兵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

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冊州之狼
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
兵大畧如昔秦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
今其令亦嘗不如此也
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
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
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
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凡一
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
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

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訛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旣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没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殺而不可敗僕嘗擁千人夜半渡河令曰衆各啣

尚能如是將古良將何以加

枚攝衣而渡凡有聲者左右縛而前向已而衆皆畢

渡而無聲矣又甞夜半發百餘人伏叢草中期日中誘賊過草所不得動已而賊衆蒐路而前衆皆伏不敢見及過陣則躍呼而起矣僕之約束豈能遽至此哉蓋其習之者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鑒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甞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甞戮一卒於陣（今日之庶諱也）方敵之旣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負爛肰矣肰則兵安得效鬬而將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

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叅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戶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並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倒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畧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衆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令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伏惟尊裁

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胄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盔甲。而海冦亦裸而鬬。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敢戰而前則我兵（賊以無盔甲而敢戰者官軍則以無盔甲而遠奔矣）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舊曾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並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並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蓋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鬬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畧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冦之

兵。特習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躲。僕竊謂及其所輕莫急於習弓弩而破其所習莫急於倣狼兵藤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藤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以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進。不必盈畀。而賊雖墻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溫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

必採兩廣毒藥以濉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當如兩河以壯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畧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兵相接其陣欲疏而不窘而三十人

弓弩持滿而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壯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當時尚不藉火藥）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勒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畧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艑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

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其所謂海戰之重兵、如名叅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躡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格鬪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賜爲木欃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樁、及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

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北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材兵之稍强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强兵在強者在外稍强者在中外之間弱者在中彌志固然今各府之家丁所謂最强者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衝擊故也頃聞海寇也而及居幕下決不出戰徒以疲弱者對陣安得不敗乎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泖湖而出者。蓋由各兵並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

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畧當擇叅將。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布置使人了然勒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鬬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閘無通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塞其要津。堅壁清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

之澤中。所謂分責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而畫。譬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筭。賊犯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之中。計道路。尅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節制者。並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旣分。功罪自以。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自海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之皁林平望

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吳江太湖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深入。特慮浮劫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之深道而入。或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掠閭里。急則詐稱官兵。令我兵不得追躡土賊之

責在郡縣而已

此則有司之事。所當嚴號令。察奸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言者。伏唯尊裁。 五曰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曰郡縣有司。近所任參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俞君舊在粵

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君亦嘗手搏賊闘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葢皆一將之儁也。然而浙之杭蘇與蘇松並爲錯齒之州。闘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徃徃此矛彼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乘其所之。僕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總兵將。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叩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粤。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

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粤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頻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粤中宿將也。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狼𤝞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内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按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畧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

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毋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疵其短。此選將之畧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不也有司其本也此誠賊御賊弭士其

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黄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鬬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並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

明公當會同巡按通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畧近海患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藉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寛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筦籥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畧也明公倘不鄙試閒之　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興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

如此等皆客兵也客兵類不得用如狼兵最強而平倭全功在鄉兵狼兵雖

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并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假。不得專統。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雖以有功。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兵。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一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徤鬬。然亦恐未嘗勤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勤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冦行奸利者。故習海冦所鬬。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

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眞狠也。眞狠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冉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勤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膂力猛悍之士大畧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幷一切亡命者爲之大約杭州三千。嘉興三千。而溫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

亦重主而不重客

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並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筭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人之所食而募一人其數可三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彊不知

者難之以為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鹿之下即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即今之蘇湖也海寇為患間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覬竊發推剽為奸有句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不患無土著之兵也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

萬餘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勿考其伍他兵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枹鼓與相訓練共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屬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如此則主客兩得矣

七日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徙

鄉兵之說幾千萬言其要在官不下使有但可撫其大綱責其守衛而已若知爲物錚矣

富民實塞下蓋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意若今

口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月有饒田宅千（謂吳不得害以富民也）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做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畧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

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釃歃血爲盟約劃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旣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聞人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此句之不放）輙按軍法而治之（有司大與其事）如令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技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屯兵之倡

而賞必倍之。僕又聞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為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倘為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廵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為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

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内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酌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息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為守人自為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趙玉泉大巡書　海寇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既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　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千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權厚賂，以深入行間，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往往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

閒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入，使之厚賞搆諜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徃徃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有敢鬭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指趙文華也）視之，頗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徃徃望風懷

誤，自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土兵，最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办，諸兵不能支，然無盔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倍人善悶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勝之兵也，各兵皆

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圖之時。量為調發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豈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蹟諸山事機。恐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宜蠻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諜賊情一條。尤為喫緊近聞海與李書入條諜賊情共有也內該城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與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係因不甚中款故刪去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況舊歷閩浙。其寇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

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得敎耳或曰非通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况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强弩徤鬬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畧者部署

之大畧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自具並不必官府別設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并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刄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鬪從之利刄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鬪吾遠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筒及鎗砲諸器以擊之彼

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旣多易起他議故遂中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並皆贏弱游惰之丁況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聲而濫賈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

是以銳衿課兵也

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籍其健鬬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伏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尊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止則按畝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敝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兵不可不爲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惟尊裁

今勦寇尚恃遊兵何耶

與趙方厓中丞書　曾勑

吾浙直數十州郡所被倭夷之慘漢以來西北所
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並之者數年來
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閫寄故得以芟刈羣
兇東南少塡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寇
所蟻引而破郡縣城邑者去吾溫台特南北州也其
所以內怖胡公之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况
西北之虜入寇 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
徼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
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汛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至

也三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
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積勞其當徙
中朝也久矣特為增秩賜璽書久留於此、　聖慮
當時倚重胡公若此
深遠非衆所及須以南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
公提兵會剿萬一海上之乘汛而南者闖中之頻年
竊據而舟艤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
窘於饑殍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
起遠近搶攘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
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

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遙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巢並在南贛襟帶閒。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閒。竊恐吾之擊之也。互為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

漢昭烈伐吳連營八百里而曹子桓策其必敗矣況八千里乎

彼守此肴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箐塹壁。顧有一力一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諸寇。大畧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浰頭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鼡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其使亦卒如所言不還胡公也

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四屬

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諺曰、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

與張督府峄峽公書　戍兵鼓譟

項戍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鬭。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

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闖者方提枹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之而此輩遂習戰鬪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鬪。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豊衣飽食。載橐而歸。什伍閭里。轉相倣傚。父效子繼。兄效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乘累世劘山劖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

相躑躅而嬉耳。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

伍則隨銷可多而可陰役其食

旣以其身籍之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贏時縮。羹軍與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即月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旣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給之又不以時。又從而以予毋錢陰奪之焉。獵犬韝鷹肉食不飽。能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

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即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戍卒耳嘉靖大同之變當事者以撫叛為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丘稱趙全周第窟是也）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巾淮上入領司馬痛為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定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

奚安得豪傑而誘之奚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颺颺無他計者光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痛定息痛自謂法在必死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恊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姑誘一

甘肅兵變督臣疾東萊處之

最要正兵此令

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

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飢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凋瘵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填吳越非於一切無名之徵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千里凋瘵之民引領而望公祇庸

之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司馬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戀巢穴，長

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以輯和拊綏爲上以簡
故南將以不殺功爲誤
戍卒審嚮導爲帶不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雕勦爲最
決不當如近年動輒請兵十餘萬而事大征者蓋大
征則多調兵多調兵則轉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
猾且捷者並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開斬獲大較特
俘累其老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役無辜者以爲
功耳此則僕按節南粵時所聞往牒詢諸父老而得
之者用此言之則一切諸險臨將須固當於中權其
南北而善爲之矣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

撫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諸兵備、大司馬所當一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度使、而我　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即如掛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鉞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略、識事宜。與其跅弛不羈、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撫臣不當以資格正爲此也）衆望者、負貫應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撫、即如古之二卿以上、與誦書滿篋、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

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並其所掌世或側擇其簿書筦鑰之慎者克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貳畨為簡擇某堪某

若樞銓及政府

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

如此處公如此詳慎天下安得亂耶

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參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鹹辛甘宮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畧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

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此望之吏部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敘

賀宮保胡公敘　　平倭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鬬也易。而奪其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鬬、可以力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非我之善戰。有以奴彼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以奴彼之

心。而不我試。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按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諸將若絳灌之儔。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處。漢所當冒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氊裘之庭。而反之中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

賞。部中外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予嘗較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王徐兩人本無歸埋而心終不忘中國故卒爲胡公所禽此二人之愚而非胡公之巧也其說有二。蓋海之貪也悍。而直之貪也黠。海之貪也悍。故以敢戰力鬬。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貪也黠。故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危也固矣。然譬則鬬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既縛而直

之資又故駴聲之警弓之祿矣當是時公以海為鹽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後先縛之以獻之於　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奇掘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汝海之心與直之心而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恐故及併縛直而不吾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　天子已有詆惡之者矣顧世之好訾者猶囂然而起中朝以外洶洶也而卒賴　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册公為元勳於

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　國家而猶爲時所嫉故特敘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粵敘　　總督兩粵

元洲張公由尚書郎出典郡翱翔藩臬已而廵陜右所至以廉節彊幹聞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粵兩粵者南控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吏及夷酋以下丙午當特本蓋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粵以東潮

細大事聊有萬錄於淵路鼓耳

患之問瀕年多山海盜殺畧吏民。粤以西、則古田之
浸淫矣。當並藉公威望以度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
干人、共攜樽罍、祖之浙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粤、稍
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聆予。予爲
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
于茲。譬則支頸之瘿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
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縮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
特劫於鼪鼯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
難也、其患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治爲最亟。予竊

謂粵以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衆更始首之以剪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藤峽（韓公之績在焉故可以續圖）東爲荔浦永安以暨府江一帶大畧並懸崖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竹木砂礦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盗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部署不設備撤

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鷙擊。或爲鬼雄。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髖髀。小者毛羮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田叔禾集

書 田汝成

上巡撫陳公書 治黔宜嚴

陳公者貴州巡撫陳克宅也

下官無狀承乏茲土吏治民風觕涉獵竊抱隱憂欲獻過計言之則似迂愚不言則失智者未明之覩

蹇且病訥孤憤之懷誰與抒者顧明公往矣用是忘
疏謬而論記也下官所憂非爲二三小吏幾微果宗
負課稽慢期會也廼所憂則長慮一方積弱之弊爲
梗難支爾今之爲貴州者類曰羈縻而治此非高明
識治體長者言也廼今所患正坐此耳夫羈縻之令
先王所以待夷狄也貢賦不徵其國朝聘不列其君
是以來則修委積之餼去則申疆圉之守視若牛馬
然令勿踶觸而已若夫要荒之服時享而歲貢者已
有文告之辭征伐之典治之加夷狄一等矣況不爲

要荒者乎。貴州雖絶遠。給繇入稅。與內地無異。青𦈢之使交轂而馳。非要荒之服也。柰何欲以夷狄之法待之哉。善乎諸葛亮之治蜀也。曰南中反覆。非振法不可。其時若馬忠之守牂牁。李恢之綏惟幄。皆以威稜誅鋤豪猾。故夜郞終孔明之世。不敢稱叛。近事若馬燁顧晟。亦以發伐震懾入番。入番之民。祠而頌德。太祖時馬燁鎮守貴州所謂馬明王也爲夷婦奢香所潛死至今不廢。未嘗以嚴㢘二公也。豈非其高明識治體長者哉。今夫御馴駟者。垂其轡的。騠䮫之騎。則重勒而復軔。中州之民。譬則馴駟也。遐陲則騠䮫之騎也。

垂轡以控騠騬之騎。鮮不摧輈而覆軼矣。夫貴州右引巴岷，左蔚象郡。南扼昆明之吭，以蔽湖襄。四面阻險。百夷盤據，官吏出入，非兵衛不敢輒行。鳥道崛巒。溪谷間之毒艸蒙密。炎蒸歊臭。曾無尋丈之地。馳可肩𨀰。卒有椎埋胠篋之奸，呼嘯跋扈。非可走尺檄而械致也。又多緩土。灌以流泉，沃而敏樹。故四方流亢亡賴匿命。此焉逋藪。慮不為土著而胥宇者。故其心易動。緩之則烏集。急之則麇駭，非有邑里名數，按比伍而尋躡也。宜慰安撫長官諸司。裂壤而守。各私其

家豪舉冐立幽明之課不登天府故斐虢者無懲非若中州之吏儛繩墨競業檢束也夫以孔棘之地雜以易動之民從以無嚴㸃陟之官而部剌長吏猶欲一切寛假冀其苟安胡可得也是以雕結之酋睢盱自恣加以逋逃黠桀嗾弄其間籍制官府一有拔驗輙揚幟而號曰吏激我變其倒行逆施之辜胡可長也國初戍卒二十萬今物故去者十八九矣其一二存者又苴以給負擔振徵之役供行李往來非能彀甲而馳擊剌素練也指揮使而下又率選耎雜伍庸

隸曾無諳韜畧緩急可倚者也夫以緩急無益之將帥不練之兵强而使之雖五尺之童知其難矣是以一有征勦必藉土兵我軍旣單土兵益横始非厚賞不足以買其行幸而凱旋雖鹵獲載途莫敢詰問何也我固無以加之也其積弱之形非旦夕矣蘇洵有言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愼擇遠方之吏邇今滿臬郡守主上賴以宣威德而靖遠人者也其所推用大半以失職左遷之人取具名數若下官者固已擯而甚移者也彼其處心積慮寧復有遠圖

哉計日而居遷延得代幸頃刻脫去而已休明之世豈乏人而使之獨於一方斬惜何也將以惡地難治乎則不當以不齒掄擇之人據盤錯之任若以為易也則廟謨已舛甚非所以戢外而寧內也土官之家率訴冀淫虐無廉耻顧愛威之則帖服優之則傲慢上侵譬諸小人未可以慈仁導化也今法令曰土官非徒以上不得參提長吏奉行憚于條奏雖受賕枉法者亦以笞杖出之益以驕玩今縱不能褫爵削地與流官比獨不能假律令以屈辱當且薄責消其桀

鷙之心乎。釋此不行，而姑息因仍，是隳法而惠惡也。人亦有言，覆宗萌于睚眦，奪璽起于穿窬，言治盗不可不蚤也。往者阿黑變于尾洒，阿旁蹶于清平，乜富陸梁于平浪，當其初直眇少鼠竊爾，失而弗治，遂至煩師數年而克。故欲地方無變，莫若重購盗之令。懸百金而購一盗，貪利忘死者，孰不趨之，捐不出萬金而諸寨名捕之賊，次第可殄矣。若發覺而逮鞫者，勿令亟配，姑禁錮考掠，以詰黨與。縱未能盡除，亦且屏跡他所。今之治盗者，無論殺傷，第隨俗講解，以牛馬

爲償百一致法。重不過克徒而已。彼亦何憚而不爲也。夫上之所用，既非其人。下之所以制馭者，又復失體。是以法度日弛。威稜弗張。姦宄公行。逆節比起。大抵皆羈縻之說壞之也。故曰仁者不廢法而施恩。智者不遺遠而察近。勇者不牽謙而惕日滋。法廢則長姦。恩不可得而普也。遺遠則憂迫，內不可得而救也。牽謙則生疑，事不可得而保也。夫斯三者，里胥不可以治五家之市，而況于遠方易亂之民乎。夫貴州之患最大，而可憂者，莫如水西，頃有爲水西之説者曰

貴州區區彈沫可濡其詩謾不道一至於此尚可高拱而羈縻哉若其比周之雄聲勢相倚者則西有芒部南有播州北有酉陽此三四酋帥慮無不欲屠剪頡頏厚自封殖者迺者安氏擁兵不調播州不服節制芒部烏蒙仇殺不可居處酉陽侵烏羅奪麻兎之地幸而國家全盛猶以文移服屬脫一方有鋒鏑之警此輩尚肯帖然俯首而已哉積弱如此而謀者猶

然治上官同式不廢羈縻之法

欲以羈縻臨之此下官所以日夕疚心强聒而不舍者也夫法當傍始禍責窮源今者始巳蠱而源已潰

矣。非卓犖明達之才。不可責以善後之治也。明公立節慷慨。時論所歸。誠能采不諱之言。畫永安之策。剗積弱之弊。折不軌之萌。即使下官永滯炎徼。十年不調。所以報主恩而酬壯志者。亦不虛矣。伏乞裁察。無任拳恭。

又上巡撫陳公書　平凱口苗

都勻府部苗阿向據凱口囤為亂陳公調水西兵征之已克其囤阿向復糾黑苗聚黨盡殺官軍時議欲再征之故上此書

日在銅仁。聞諸道路言。凱口餘孽。復肆猖狂。殺隸無知。妄相眩耀。此小人兒女之見。非君子之所憂也。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

二梟猊，負其窟穴，艸竊為姦者，皆內儲糇糒，外曁黨與，包藏十有餘年，廼敢陸梁，以延歲月，廼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戞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慉呼而起，非有夠寨渠酋，通諜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擁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㲉，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瞪目而前，以脟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諸賊首禍。一招而合者。亦三

四百人。譔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
而經月不餒者。無迺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
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賊夷落之地。事異
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
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故
謂之得地。若我逐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强弱之勢
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孱食屠剪也。惟
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諜。嚴
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

一月而羸疲之屍橐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困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況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姦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又有膚見宵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囫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雖畧神籌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

區區者誠忝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須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横銛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横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之間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埸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

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賞姦而奬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當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以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

論

廣西土官論

趙楷　李褰

諭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輿既同時掣鯨鯢竄懲衆誡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内畧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大閹乘之紀綱瀾渙邊机慕議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致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汝汝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

徵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宼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醜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兇尤逆乎逆節蔓滋僵屍蹀血莫敢艸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殉㛐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限貽屬國覩哂於鑠仁夫剗其兩雄亦不徙蹤笑言設伏仁夫者舒公鸞莅也龍州上官爭立洋憑亦然皆以舒公之計定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祿其所經畧屈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

合道謀，悅而不繹，賢愚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斷藤峽事宜　善後七畧

嘗聞秉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劃其故宇，終爲頑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

是書也叔禾與翁公仁夫同上書大振叔禾保薦也翁文通郎田文與練以是知爲田作

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悍於骨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虣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

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粮，不必履畆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粮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郡，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擾。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巢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裒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為一切苟且之法，搭掣商賈戎器

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㾏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營之聚艫而劫艨。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冦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誘侮。但

弩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則遊嶺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以杜賈禍之媒。兩處灘衙。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

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

四曰收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收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岸。

乃紫荊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處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丕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

叔禾每不滿浙建田州之役

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呸人毒於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

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猺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倚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浸剝萬端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艮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慫嗾諸猺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欵受命

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狠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猺民爲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爲月粮以供軍食。蔣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粮。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

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還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獞雜處、積年搧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固可以遏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況軍

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
民。是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
日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
亡，遺弃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
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
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浮護守。就以絕戶
田土給之，納粮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兼引類招
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
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

將見戶田稅詭寄狠名射影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掯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傳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徑則編米五斗冊內狠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買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選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爲畸零狠戶與民一體粮差不許推除別用其見在狠丁編爲保長保甲屬

之武靖千戸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廢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欽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欽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欽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不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戸，指勒貼戸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强，往往挾勢占用，逞奸贖役，有司官

員罷閑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輙欺公賣閑、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隷、季入其直以充囊槖、竊惟民欵身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糧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令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减、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雇募。庶省民兵之意。皆在其中。其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狠猾。必求精鋭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

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三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

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戎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應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貲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名為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蓄堆日久必有所耗而變賣

展轉蕃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為錢
以便出納

斷藤峽論　　藤峽府江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諜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
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
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
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
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
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處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

逝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邈遠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艸樹凄迷薿若禾麥暴客睥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來倏若鬼魅一有警急卽狼竄麇跳無復蹤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煎其嚮導探其寨塲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列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賊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

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葸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府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户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情陳白事得共利則為之掩歷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術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单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内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内詳而治外畧杖冠之策斬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

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疏易於欺慢謀寡胆怯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嚇以販居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卽誘以甘聲啗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

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歲土酋怙服。邊患稍寧耳。

雲南土官論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兆漸。自唐及宋。則儼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縻畜之。逮我朝幅員混一。僰爨羅甸。咸籍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敢。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

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邇北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鏡矣諸夷之慰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則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遏之間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有而榛塞莫啟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題跋

題余都閫籌邊封事後

汝成

予嘗玄覽當世之務至論三邊未嘗不竊嘆深涕淚也適者軍政不綱逆節連起戕殺主帥以抗王師可謂大變而謀者乃欲一切姑息以餉犒撫驕子煦嫗愈深而悍愈熾其可奈何況乎吉囊諸酋據衆河曲居則以闌延為委積出則以宣大為聚糧冒頓之禍浸淫復起而又有逋逃臣妾為之鄉導蹂躪邊境所至為墟勢亦棘矣夫在內為姦在外為宄姦宄交作

孼孽橫滋而欲苗薅而髮櫛之安可得已此則邊患之大可憂者也夫自嘉靖以來三邊之變五六作其所以撫曰賞而逞兇頑者大歸以推餉匱之爲辭夫推餉所以匱之者豈真士馬糜費然哉制帥不得其人而計掊克婪鄙者以克囊橐奔競者以市轉遷士飢寒而不恤焉玄黃而不顧含憤積怨上下爲讎一夫作難而衆怒從之首惡不殲則後尤益效內変不固則外侮橫侵亦勢所必至無足怪者然制帥之所以敢爲掊克者豈其心獨無廉恥乎哉命懸中制榮

辱生死惴惴臨之旨非深結主知不藉調護者安得不納託要津聊以保位而免禍也且予聞之出疆而遂事者大夫之義也分閫而專征者將軍之體也李牧守雁門而市租之入悉供幕府廩餼犒遊將偏裨賞罰咸自取裁用能展布其力獎率義勇以扞禦圉邇今則不然選帥半出權門部使若操文法告變欲上先具副封關議雖嘉必從中覆何冰山可倚帥喪敗亦掩若浮跡無依蹤凱捷不錄如此則邊帥安得不通賂于中朝哉通賂不足必掊克以益之是以邊

備易虧而士怨易起且祖宗立法經略周詳雅知轉運之不足以給軍需也是以開屯田賦子粒以省轉漕懸鹽引之例寬其法比厚與而薄徵以代飛輓脫有烽塵之警以片札出都門號召富人走芻粟以實塞下即百萬之備旬月可集邇今屯田廢于兼并子粒逋于催科虧損邊備什已三四況乎鹽引之例泥滯不行其弊皆由瑣尾之子駔儈之术剝削錙銖以邀聲罄立勸借之目以重困商人喪其資斧使人望乎而不敢為以致一切軍備仰給太倉化以内帑然

且不足彼烏知所謂經國之遠猷哉故曰明核米鹽
者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可以長五都稱薪而爨數粒
而炊者可以食八口之家難以飫三軍之食何則小
大與誅取舍之分不可淆也夫士怨既起則主令不
行制帥不得其人則鎖鑰不固此則邊備之大可憂
者也夫以邊患繹之則如彼以邊備覽之則如此皆
利害彰彰明著較者缺此不談而區區然繕城堡
器械習騎射觀烽燧聚功級以為大務是之謂忘本
而圖末不能砭疾膏肓而姑問無名指之屈伸也噫

陽余大猷傑士也以秀才談兵經略四方致位都閫其言邊事皆目擊耳聞匪由途聽試以予言質之余若以為何如也